

中
國
風
流

报告文学集

哈尔滨出版社



序

宫本吉

哈尔滨市妇联的同志们让我为第一部反映我市女经营者业绩的报告文学集《巾帼风流》作序，我欣然承诺了。

哈尔滨市的妇女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三十年代的女作家萧红，到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广大妇女为哈尔滨的历史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年，我市和全国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间，我市有一批妇女人才脱颖而出。她们在改革大潮的峰巅上奋力拼搏，在松江蓝海的每一寸热土上默默奉献，用自己坚实的足迹赢得了全市人民的赞誉，也证实了自我价值——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是社会发展，文明进阶的伟大动力。

由于传统观念和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妇女创业有其特殊的艰难，需要做出更大的牺牲。从这点讲，广大妇女向前跨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成果，都是难能可贵的，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巾帼风流》所辑录的十四位女经营者、领导者，是十年改革中我市妇女形象的真实写照。在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精神，搞好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今天，市妇联把她们的

事迹推荐给全市人民，希望各条战线上的同志们都能认真向她们学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竭智尽忠，对事业百折不挠地执着追求，为哈尔滨的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团结奋斗，贡献力量。

国际“三八”妇女节即将来临。我谨以是篇序言，向全市妇女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深深的敬意！

1990年三月

编辑委员会

主编 李延芝

副主编 王洪华 孟 劲 黄曼玲

委员 温 峰 郭雨明 高一军

李延芝
王洪华
孟 劲
黄曼玲
温 峰
郭雨明
高一军

哈尔滨出版社

目 录

序	宫本言
张静茹现象		
——记哈尔滨市房屋土地综合开发公司		
经理张静茹	周兴岐 (1)
她有一股神奇力量		
——记哈尔滨市胜利糕点厂厂长裴玉华		
.....	吕中山 (26)
一个四十岁才起步的女人		
——记哈尔滨市友谊化妆品厂厂长		
李淑英	孙少山 (45)
女人，怎样奉献爱		
——记哈尔滨市龙江印刷厂厂长刘智峰	孙少山 (45)
.....	门瑞瑜 (60)
拳拳慈母心		
——记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社会福利厂		
厂长焦淑明	毕力 (75)
苦酒·美酒		
——记哈尔滨市原粮酒厂副厂长金淑芹		
.....	刘亚舟 张冠华 (91)
“买布你就到这儿来”		
——记哈尔滨丝绸呢绒商店经理王殿荣		
.....	王力 (109)

王桂兰的故事补遗

记哈尔滨市松花江旅社总经理

王桂兰 刘畅闻 (119)

自强女人闯“自强”

——记哈尔滨市南岗区自强回民饭店经

理马志媛和她的副手王春英 鲁秀珍 (137)

为了下个世纪的主人

——记哈尔滨市儿童电影院经理唱凌励

..... 李家兴 (158)

快乐人生

——记哈尔滨市铁路局第四小学校校长

陈育青 刘亚舟 (176)

女公仆之歌

——记中共阿城市委书记陈淑兰

..... 郭先红 (201)

她的选择

——记哈尔滨市滨影百货商店经理

李惠荣 牧 之 (217)

张静茹现象

记哈尔滨市房屋土地综合开发公司经理张静茹

屈兴岐



海潮，您看过吗？

先是一片宁静，大地与海都摒着呼吸。天空中的云，悄然驻足，好奇地向海面俯视。

继而，海与天相连的那条大弧线，不知不觉中升高，慢慢向岸边涌来，有隐隐的涛声。

水的长城向我们移来。水的大岭向我们推进。大地微微抖动。云朵疾飞。那涛声顿时大作，好象从天上地下前后左右同时发出，震撼心魄。

于是，我们说：“起潮了！”

我们改革的大潮也如此。

大潮到来的时候，有许多令人新奇、令人惊喜、令人感叹和令人迷惑不解的事物出现。它们本身推动着、左右着这波澜壮阔的潮，这潮呢，又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决定着这些事物的规模、意义和走向。

前几年，石家庄出了位马胜利。他把一个造纸厂扭亏为盈，又与许多造纸厂联合经营，向造纸行业集团发展，有人

说这是马胜利现象。辽宁有位巾帼英雄关广梅，一个人承包了几个商店，财源大开，名扬华夏，有人叫它是关广梅现象。大千世界，又适逢改革，新鲜事物不断涌现，所以不仅那些独具慧眼的伯乐们可以看到这些现象，就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也可以看到一鳞半爪。

最近，我有幸认识了哈尔滨市房屋土地综合开发公司经理张静茹，从她几十年房地产工作中，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工作中，我惊喜地看到了大潮中的一种现象。如果各方面不介意，我们就说它是：

张静茹现象。

第一章 内涵（上）

最近九年时间，她走了三个单位。

这三个单位是香坊房管处、哈尔滨市房屋修建工程处和她现在的单位。工作调动多一些不稀奇，过去可能是“工作需要”，现在可能是“人才流动”。让人感兴趣的是她走一处胜一处，很象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手笔。

1979年，张静茹在道里房管处生产科时，房地局的一位同志来处里办事，临走时忽然想起什么，便跟送她出来的张静茹说：

“‘百元’，给你透个消息。”

张静茹外号叫“百元”，因为她早年当过工长，工资早就挣到100元了，当时在全局女同志中唯有她挣这样高的工资，大家便都亲切地这么叫她。张静茹说：

“什么消息，这么神神秘秘的？”

“可能是要调调你。”

“什么地方？”

“香坊房管处。那可是破房多，修缮资金少，工作担子重的地方，不象这里，你搞了这么多年，总算可以安心睡觉。再说，离家又远。这消息不一定准，说给你，有个思想准备。”

小道消息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她宁静的心情不由涌起一阵阵波澜。道里的大街小巷中每一栋住房，不论是楼房平房，新房危房，她无不熟悉。雨天该注意哪里，风天该注意哪里，她心中都有数。如果那些房屋有神经的话，那么她就是它们的大脑。住户呢她也十分熟。冬天，她帮这家抹过泥，在缝隙地方往里多塞些泥巴，而且塞得那么匀；夏天，她帮那家修过屋顶，淘过水，而且把水一直拎到小水沟旁边。这些情景一想起来历历在目。还有下边的四个房管所，班子都认干，和所领导处得都很好，她说一句话下边马上就办，很省心。五百多工人，她都能叫上名字，许多人家情形都了解。她对自己的管区实在有感情。外界的人呢，这么些年也处得关系极好。不说别的，就说她那台绿色的坤车吧，交通警察都认识了。有一回别人借她的车骑，值勤警察立刻给拦住，以为是偷来的。

想到这些，她心里暖烘烘的，她怎么会愿意走？

可是有的人担心她应付不了，她又很不服气。难道现在这个地方，自己一来的时候就这样么？难道以前领导上不是哪儿支应不开就把自己调到那儿去么？那么现在为什么又产生这样的担心？不管这担心的人，是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有点使她感到委屈。

这样一想，她甚至盼着领导上找她谈话，她简直把那些困难都忘在九霄云外去了。这位“百元”女将，也向来并不

怎么畏惧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困难。她就是把种种困难当成平常时日走过来的。

走惯了山路的人，怎么还会畏惧山路？

她果然被调到香坊房管处来了。原主任老了，身体不好，领导中还有一位是刚从部队转来不久的干部。这样，任务担子差不多全压在她这位抓生产的副主任身上了。

至于职工们，她一眼就看清了大家的优点：质朴憨厚，跟郊区的农民很有相似的地方。同时，她也看到了他们的不足，不象道里职工们那样精明。队伍中年轻人多，有希望，但技术素质相差太远。他们多是接班子女和插队回来的青年，扒炕抹墙修个门窗的还可以勉强维持，再干别的就困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入不敷出。每年收来的房租，除了维持这三百人的开支，根本就没有力量对房屋去彻底维修，更谈不到改造。而香坊这地方的房子，多是几十年的老房，甚至有些还是几十年贴贴补补的棚户、马架子、土坯墙、破草房。什么都有，可就是缺少新建房屋更不用说高楼大厦。

多少年了，他们就这样过来了，反正是平房多，对对付付，没冻坏人也没砸死人。

张静茹可不想这么维持下去，她当不惯太平官儿。

她有什么灵丹妙药或是祖传秘方么？几百双眼睛都在半睁半闭、无精打采或是新奇地看着她。看着这位大高个、梳短发，眼睛清澈明亮，嘴角旁有颗痦子的中年女人。不错，穿着朴素，对襟袄罩布裤子有时还穿双男胶鞋，来来回回就骑着辆旧车子，跟一个普通女工差不多。也不错，对人和善、亲切，没有什么主任的架子，一两句话就能以心换心。可是，光凭这些就能当砖房、当大楼么？

张静茹的家，那时候在道里新阳路，车子骑到香坊，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夏天雨下大了，小天鹅饭店前的路面上积水盈尺，要绕着走。冬天雪下大了，有时半尺多深，早晨六点多钟从家里出发，七点半前必须赶到单位。她到了单位一想，都不知道怎么骑来的。进屋的第一件事是烤上湿透了的手套和满是霜雪的围巾，然后换上放在办公室里另一套干的鞋、围巾和手套，骑上车又出去了。

她到哪儿去？当然，多数时候是到基层检查督促工作。有时到狭窄的小街，低而旧的半地窖子，能转悠出什么来？出金么？不出金。出银么？不出银。里面居着的人们有什么高招么？也没有。他们只有一个很可怜的愿望，什么时候能住上雨天不漏，冬天不透风的房子就谢天谢地。

可是张静茹却别具慧眼，她在这里看到了金看到了银也看到了一栋栋上下水道有暖气的大楼：那就是可贵的地皮。与主要市区比起来，这里地广人稀，扒几户几十户破房子，就能建起大楼来。

张静茹把自己想法跟班子同志一说，大家也兴奋一下子。可是钱从哪儿来？这样一想又凉了。工人们听到了，有人就以为这位张“百元”讲的是神话儿。

是呀，钱可不是春天的花香清秋的白云，到时候就会来。大家却没想到，只要拿对一个主意，它也不一定非要等到什么季节才来，可能随时就会光临。

张静茹找到了几家想要建房又建不了单独一栋楼房的单位。她以自己的诚挚和周密稳妥的计划，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他们出钱，出动迁费，而且愿意安置原来的住户，请张静茹在三辅街一个地号给盖大楼。

这恐怕是香坊房管处有史以来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原来维修，怎么能用得了三百人？张静茹只留一百人维修，另外的二百人，成立大修队。

大修队一组成，张静茹首先强调的就是施工质量。她看到了青年工人素质低和质量要求高的矛盾。所以每四、五个年轻工人，配一名老师傅，由老师傅包教包会包质量。

张静茹还注意发挥建房单位的积极因素。平整地面的时候，建房单位的汽车、推土机都派到现场。整个工地上机器叫得欢，人也笑得欢。

张静茹虽身为主任，可是她仍然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工地上。工人上工前她先在那儿了，下工后她还在那儿。她抓抓水洗石子，就知道没有洗净，立刻让职工重洗；看一眼墙角就知道哪块砖离线，要扒开重砌。年轻工人纳闷，说张主任怎么什么都懂？老工人说“你们哪里知道，她从16岁就描图，18岁拎瓦刀当工长，28岁从工大夜校的民建专业毕业。她跟房屋建筑打交道的时间比你们的岁数都大。”

第一栋白手起家的大楼建成了。

原来那些住户感谢她，说这一辈子也没敢想还能住这样的房子。

建房单位感谢她，说没想到这房子建得这么快这么好。

职工们更感谢她，说她让香坊房管处起死回生，让他们学到了技术。

张静茹却说：“这刚刚开始，咱们得总结经验教训。所挣的20万元也不能吃净花光，要以利养房，还要增添设备。”

市局领导到现场来祝贺，说这是一个创举。

就这样，五年时间，她领着这二百人建了九栋大楼，积

累了一百多万元的资金。

全市七个房管处，下边都有维修队，也都与香坊初期情况不相上下。一到没有任务，缺乏资金的时候，就都找局里要任务或贴补。局里哪儿有那么多的钱？在人们心目中，这成了七个包袱。那时候还强调国营和集体不混岗这一条，这七个队都有混岗的问题。于是局领导决定成立一个修建工程处，把五个队的人集中起来，实行自负盈亏的管理办法。

一把手让杜修家来担任。杜修家这位山东汉口快心直，说：“让我来，行。班子组阁由我决定，局不能派人，让香坊的张静茹来当我的副手。”

杜修家与张静茹只是在开会时见过面，但他却欣赏她工作上的魄力、房建业务的纯熟和迎着困难上的工作精神、组织才能。

张静茹舍得离开她费了五年心血才搞好的香坊吗？谁也没想到她竟很快同意了。她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既然需要我，那就是用得着我，去！”

几个小包袱，变成一个大包袱，张静茹愿意来和杜修家他们一块承受这个压力，这使局里领导和杜修家都松了一口气。

没有办公室，先借一间。没有办公用品，先凑凑。这些都不难，最大的困难，还在于两千人的队伍没活干。没活干，自然就没有饭吃，两千个家庭就是一万张嘴，这是一个立刻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哈尔滨建筑行业，竞争对手如林。一些新建的集体性质的公司，经营灵活，有高度自主权，竞争力很强。拿这两千人的合编杂牌军，去和人家已经有了雄厚基础的单位竞争，去抢夺市场上的饭碗，可想而知，困难有多大。

开始的时候，分配张静茹管生产。可是生产还没开始，管什么？这样过了几个月，局里给的50万元补赔，吃进去43万。

这时候，正赶上国庆前夕。住在他们前楼的第一开发公司（就是现张静茹所在单位的房子）领导与职工，喜气洋洋，热热闹闹，一派节日气氛。食堂里早已刀勺齐响，香飘四邻。而住在后楼的工程处呢？职工们满脸阴云，气氛异常冷清。杜修家和张静茹不愿让职工们心里过于难受，决定女同志放假，男同志上工地。

张静茹坐不住了，她对杜修家说：

“经理，我管生产这一摊子交给你吧，我出去找活干。”

那几年想要建房的单位不少。可是建房先要批地号，办手续。听说有一个单位办建房手续就盖了数十个公章，因此对这些手续特别是批地号感到头痛。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哈尔滨市注意抓城市规划了，要建房就要建一个街坊或叫一个小区，不允许见缝插针。一般一个单位谁能单独建成一个街坊呢？

张静茹敏感地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人生的机会不多，事业中的机会也不多。有了机会不全力以赴，等于放弃这个机会。张静茹立刻组织技术人员，来搞“街坊规划”。

到什么地方去搞合适？这地方一定要是动迁比例小，离市中心近又有方便的交通条件，住户愿意去的地方。她选择了马家沟。

小区规划，看来简单，实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说你到住户去测算面积吧，就要看人家多少颜色。那些住房很

差的欢迎，遇到人家刚刚翻盖了房子，有院子，条件好的，就不受欢迎。还有那些想要利用动迁机会发笔大财的，采取零挂户口多要房弄出许多圈套，虚虚实实让你摸不清头脑，不然就是泡着不搬家要条件等等。

张静茹对这类阵势过去可见得多了。她能应付自如，一身正气，不亢不卑，给那些想要捞一把的人的印象是：“这女人不是善茬子”，心里也不得不修改修改如意算盘。

很快，他们拿出很多图来，张静茹从中筛选出8张。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先找齐建房单位，然后争取市规划局的批准。

办公室主任吴盛仁，擅于辞令，能够放得下架子，办事委婉。张静茹让他跟自己到审批处去。

张静茹待人真诚热情。去审批处都去得很早，帮人家扫地打水擦玻璃，慢慢也就熟了。

透笼街上车水马龙，热闹繁华，处于这条街上的审批处一开门儿，比街上还热闹。说跟哈尔滨火车站买票处差不多也可以，反正凡在哈尔滨建房的你都得到这儿来。

许多单位是抱着很大希望而来，但不能及时解决。因为他们无力自建一个街坊，而自己事先找好的地号又不许“见缝插针”。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正发着愁挤出人群，迎面站着一位高个和气的中年妇女。

“是刘振华同志吧？”

小伙子一怔：“是，您……”

“你们省地震局要建1400米房子，没有地号对不对？”

“是呀，我们正愁这事呢，方才人家说不能见缝插针。”

“我是修建处的，公司就在西十三道街，离这儿很近。我叫张静茹。我们有个地方，你看看行不行？”

张静茹把小伙子领到走廊，展开了她的规划图。吴盛仁把这地址的好处说了个淋漓尽致。刘振华自然高兴，约好了第二天领着局长来。

“一切手续都由我们来办”，这个条件很有吸引力。因为机关里面没那么多神通广大的“能人”，对这一套最为头痛。再加上他们对张静茹的名字和为人早有耳闻，所以协议很快达成。

张静茹领着吴盛仁，按照从审批处得到的要求批房号单位登记的地址，找些离马家沟较近的，逐家谈判。不久，就同省粮食科研所、省森林警察学校和省测试中心谈妥，几家联合建一个街坊。

这个街坊叫革新小区，施工总面积两万多平方米。

各家申请报告，连同完整科学的小区规划图，递到审批处同志的面前了。人家笑了：“这可是我们的活呀！”

张静茹笑说：“我们也得有点活干不是？给批了吧，看在我们是新建单位的份上。”

“得请何工去审核一下，合乎规定的话，手续好办。”

人家说的何工，叫何庆有。他可是个忙人，从这个建房场所到那个工地，简直是行无定踪。

任何好事都是等不来的，要靠主动争取。张静茹了解到何工要去省中医院门诊部与木材转运站小区审核，她就坐着面包车，在外边等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连司机小王都有一点不耐烦了，可是张静茹还是那么耐心。在我们国家，要办成一件事没有耐心还行，历史上连刘备那样的大人物还耐着性子三顾茅庐，何况我们？

何工出来，她连忙迎上去，连拉带劝，把老何请上了面包车。一路上何工心情很不平静，工作要都这么个干法，还愁有什么办不成的？他认真审核，认为规划得不错，一切都合乎要求，只等请领导批准了。

当天晚上，张静茹就去有关领导同志的家。人家晚饭的时间，合家团聚，不好打扰。看新闻的时间，不能剥夺。太晚恐怕人家要休息。所以她8点去了。

这位领导同志出去开会，10点才回来。张静茹深动感情地汇报了所建单位的困难，拿出报告和规划图仔细解释。领导同志说：“临街的这几栋可以干了，里面的那些嘛……，我们再商量商量。”

“那么，明天我再来。”

这份活总算落实了，这叫两万米，虽然一下子还开不了那么多号，总算修建处开张大吉。

除了这一份儿，她还动员一切关系，疏通一切门路去找另外的活儿。有一个单位，前边是办公室，后边要建宿舍，谈得有些门路。那个单位的一位科长来找她，不巧她不在，就和另一位副经理谈上了。他强调别的建筑单位成本如何低，要价怎么合理。这位副经理是个算帐能手，脾气又倔，听他说得不合实际就说：“我们可是算到骨头了，别人会算你找别人去。”那位科长一生气，走了。张静茹回来一听，一肚子辛酸苦辣都涌到喉咙。她知道这不是发作的时候，连忙左劝右劝这位女副经理，两个人一块儿登门谢罪。这才算是把这个单位的宿舍施工任务要来了。

张静茹从她当工长那一天起，是上不认天，下不认地，只认一个质量。在修建处这个新单位，她跟大伙说，质量就是公司的命根子。在革新小区的施工中，甲方一位科长反映